

85年前的8月13日，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。

历经重重苦难的上海，记录着日军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，铭记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全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。

大屠杀不限于南京

一个婴儿，在被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中嚎陶大哭——这是淞沪会战中日寇暴行的铁证。

1937年8月28日，上海南站被日机轰炸，摄影记者王小亭闻讯后马上赶往现场，拍下了这张震撼人心的照片。

“彼时的上海南站位于上海老城厢的南市（现属黄浦区），远离战区，也没有任何军事设施。日军的轰炸完全是针对无辜平民。”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说。纪念馆特意将这张照片制作成三维场景，照片中被轰炸后的废墟“延伸”至参观者的脚下。

当时的国际舆论，也在谴责日军的无差别攻击。1937年9月9日的《字林西报》，报道了9月8日由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，在上海松江遭到日机轰炸的场景：“客车五辆全毁，死三百人，其中大部分是妇孺，受伤者更多，没有一个中国兵。上海难民又逢一次浩劫”，“轰炸以后，站内的景象至为凄惨，断腿残肢，血腥满地”。

唐磊说，事实上，日军的大屠杀，不是到了南京才开始的，也不仅限于南京一城，就在1937年8月13日当天，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已经开始。

日军挑起战端后，立即进占上海虹口、杨浦、闸北等地，封锁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。根据8月15日《申报》报道，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居民，“以祸起仓促，未遑逃避”，“（日军）将此无辜居民，以刺刀大刀屠杀，而以吴淞路一带被日兵所杀死者尤多，以致尸体堆积，血流成河”。

10天后的8月23日凌晨，增援的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罗泾小川沙河口登陆后，沿途烧杀淫掠，在不到100天时间里，杀害平民2244人，占当时乡民总数的80%，烧毁房屋10948间，奸淫妇女数以百计，史称“罗泾血案”。

距离淞沪抗战纪念馆20公里的日军登陆点，如今已被修建为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，一块长22.44米的纪念碑寓意遇难同胞人数。纪念碑的几何形状墙体与地面融为一体，呈现出断壁残垣的形象，让人深感沧桑悲凉。

“罗泾血案”的少量幸存者如今依旧居住在这里。年过九旬的张家英对记者回忆说：“鬼子过来后，把老百姓都抓起来，用绳子捆起来，牵到东面的大坟，然后把房子都烧掉，32个乡亲被浇上汽油，活活烧死。后来，逃难回来的人收尸，发现32个乡亲中最大的82岁，最小的只有6岁。”

另一名幸存者王佩英于2020年逝世。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当时，她亲眼看见日本兵到处杀人、放火，还目睹自己奶奶惨遭杀害。随后三个月里，她时而躲在废墟下的民房，时而躲在坟场，惊恐和饥饿让她瘦骨嶙峋、衣衫褴褛、头发苍白，成了“白毛女”。

日军在其占领区为了进行大屠杀，每每先进行大搜查，凡遇青壮年男子，便抓去集中关押，集中屠杀，其残忍程度，令人发指。1937年8月26日的《大公报》报道了8月25日的日军暴行：杨树浦平凉路同安里难民唐兆元等人“率领男女难民二百三四十名，拟往租界逃避”，当这批难民行经元昌路华美肥皂厂附近时，日军“将年青者百余名留下，坚不放行，立用机关枪扫射”。

与屠杀相伴的是纵火。根据当时报纸记载，南市大火整整烧了5天，劫后所余房屋，“完整者仅二千余幢”。1940年出版的《上海生活》第二期刊登了一篇《劫后南市巡礼》，讲的是一位目击者在“八一三”数年后重访南市，发现仍是一片凄惨景象——“只见一片瓦砾场，中间杂耸着断垣残壁，满目荒凉。虽然已被清扫过，街道也约略能看出，但已面目全非，什么街？什么路？都已不能辨识，我们只能利用我们的猜测，加以路旁的门牌，摸索着前进。沿路我看到的，除了已毁房屋外，便是那些已被搬拆一空的房子，样子恍如荒郊中的凉亭，也有些像养马的马棚，内中已空无所有了。”

唐磊说：“日机在配合其地面部队进攻时，首先进行狂轰滥炸，将战区内的一切建筑物加以摧毁，使中国军队失去掩蔽之所。日军还有目的地对上海及周围地区的工厂、学校、房屋建筑及桥梁、道路等进行密集轰炸，就连手无寸铁的难民也不放过。”

上海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完全操纵于日军之手。《日军侵华战争》一书曾做过统计，从1937年8月13日会战爆发至9月下旬，日军用于上海战场的飞机已达200架。

日军侵华期间还设立慰安所。据统计，在上海的慰安所有172家，管理制度极其严酷，大批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。

历史学者估算，淞沪会战期间，上海死亡平民约10万至15万人。

淞沪抗战纪念馆中，陈列着一把“侵华日军百人斩杀人屠刀”，这是日本军官向井

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途中进行杀人比赛使用的。1937年12月5日，侵华日军随军记者发出“杀人竞赛”新闻稿时，二人已各杀了89人和72人。5天之后，即12月10日，这两个刽子手已分别杀害了105名和106名中国人。此事被日本媒体所报道，成为日军侵华铁证。

上海民族工业遭遇毁灭性打击

“日商丰田纱厂唯恐中国申新纱厂在短期内恢复生产，派人至该厂，用重磅榔头将细纱车逐一敲坏，无一幸免……”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史料，清晰记载了淞沪会战后日军对上海民族工业的疯狂破坏。

就在派人进入这家工厂前，日军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——1937年10月27日，日军占领上海闸北后，即派出飞机对申新纱厂进行轮番轰炸，投掷炸弹十八九枚，使厂房全毁，工人死伤400人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工业的“齿轮”正带着上海飞速运转。到1937年6月底，上海共有工厂5515家。其中，棉纺厂数量约占全国43.9%，卷烟厂数量约占全国76.7%，发电厂装机容量占全国总量45.5%。同时，上海建有区域间最大的外汇市场、黄金市场、证券交易市场；从上海港出发，可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……

一个多月后打响的淞沪会战，彻底改变了这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，其经济在战火下遭受巨大破坏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。

“如果说，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‘满洲国’，其战略目的是制造一个战略大后方，进行物资、劳动力和兵员的储备，那么侵占上海就是为了掠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，力图实现所谓的‘以战养战’。”唐磊说。

“南市30%的工厂被毁，闸北100%”；“日军侵占区内的商店计有12915家，受损失者达70%”；“已有30余万工人失业，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赤贫”……1937年10月中旬，淞沪会战爆发2个月时，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初步调查后的数据。

1937年到1945年，基础薄弱的上海民族工业面临毁灭性打击，企业经营者举步维艰，民众生活苦不堪言。

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分析说，8年间，上海社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。一是淞沪会战时期。持续三个月的激战，使上海工商业、交通运输业、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作被打断，进入较为典型的战时经济阶段，相当部分工业企

业撤出上海，辗转西迁到大后方地区。二是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孤岛时期。日伪经济和金融势力渗透进上海租界，中日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有所较量，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华界，社会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，日军可随意征用经济资源，日资企业在各方面凌驾于华商企业之上。三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沦陷时期。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占领，日伪统治下，上海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紊乱，原有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，市民生活无以为继。

对民族工业，日军实行多种形式的掠夺。造船工业、机器工业等具有直接军事意义的工业企业，将其变为军工生产基地；其余工业企业则以“经济提携”名义，通过“委任经营”“租赁”“收买”等方式予取予夺，“委任”之下，华资业主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，受托的日资企业不但对工厂有经营管理全权，全部利润也归其所有。

对市井生活，日军实行全面统制，导致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米粮消费市场和米粮集散地的上海，时常面临米荒。1941年12月，日军发布“办法”，规定上海不论个人、公司、团体等，对五金等5类物资，凡存量超过1000元以上，都必须向设在外滩24号的日领事馆申报，且“日本军于所申报之物资一部分，当可依据国际条法，以最适当之办法处理之”。

一边是直接打击和没收，一边是另立名义掠夺财富。侵华期间，日军在上海大规模发行军票，充当其主要经费来源。军票一无发行准备，二无发行银行，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，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。“‘三无’特征，充分暴露了经济侵略性和掠夺性。”据吴景平等学者研究，军票流通时间长达6年4个月，掠夺区域遍及华中和华南。

史料显示，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，上海物价共上涨了5490倍。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，除军票外，还有更为无耻的行径——发行假钞。据统计，日军侵华期间发行假钞总额，相当于当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。

交通银行博物馆馆长杨德钧说，这些假钞通过在上海租界购物、在租界出售以及在赌场混用等方式流入市场，扰乱中国经济，培养收买亲日分子，帮助扶持汪伪政权，同时为日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，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费。

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

“欲要亡其国，必先灭其史；欲灭其族，必先灭其文化。”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之文脉，让中华民族“亡国灭种”。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，均焚毁出版机构、破坏大学、占领学术机构、劫掠图书文物、残害知识分子……

侵华日军带来的，不仅仅是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，还有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。

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，校名取自“光大华夏”之意。1951年10月，在大夏大学原址上，大夏大学文、理、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大夏大学名师云集、建筑宏伟、环境优美，享有“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”之美誉。

这么一座巍巍学府，却毁于日军炮火。1937年10月24日，日机轰炸大夏大学，“巍峨校舍，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，多半成为灰烬”。

《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》一书记载：“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，日机首先狂轰滥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，前者半毁，后者全毁。同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持志学院在日机的轰炸及炮击下全部或大部沦为废墟。自8月13日至10月15日止，上海已有14所高等学校被毁或被日军占领。与此同时，被摧毁破坏的还有27所中学、14所小学及8处社教机关，如市博物馆、市图书馆、市体育场、航空协会等……”

据有关方面统计，淞沪会战期间遭受直接战争损失的中小学校共有272所。战前，上海有公共图书馆100余所，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10余所，损失图书40万册。

宝山区常委、副区长孟庆源介绍说，长江入海口吴淞口，有名镇吴淞，历来为上海门户、外贸港口和军事要地，故近代上海又称淞沪。100年前，吴淞是不折不扣的上海“大学城”，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海事大学、上海海洋大学、上海医科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的前身都创立于此，1937年，吴淞尚有大学十余所，淞沪会战中，吴淞城区被日军夷为平地，诸多高校也一并损毁。

“每当想起这段历史，都不由得切齿痛恨。”孟庆源说。

日军一方面疯狂摧毁中国文脉，另一方面在占领区大搞奴化教育，将日语列为大、中、小学主课，妄图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摧毁殆尽。

淞沪抗战纪念馆收藏了一本特别的“战时日记本”。这是85年前，11岁的小学生苗戈跟随父母举家迁往重庆，就读于川中附小北碚小学期间写下的童年记忆，其中一篇是读法国作家都德《最后一课》的感想，他写道：“我读《最后一课》的时候，觉得这位学生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，正好读书，却去玩耍，对于功课毫无成绩。等到上最后一堂课，才知道以前荒嬉是不对的，再想用心功课，但是国土已破家已亡，祖国的文字是不容通用了。此种情形好不令人悲痛……”

纪念馆内还有一处多媒体沉浸式体验区，通过实物模拟当时场景，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“八一三”时的上海——从一户石库门人家的窗外看去，被焚烧成断壁残垣的街巷，即便大雨倾盆，火苗犹在；突然间，飞机轰鸣声由远而近，投下炸弹，顿时地动山摇，房屋剧烈摇晃，玻璃碎裂，墙上挂的照片差点坠落……

唐磊说，此处模拟的是当时上海一户中产家庭的住所，奋斗经年，生活富足，然而在日寇飞机下，所拥有的一切都朝不保夕、残酷破灭。

“中国不会亡！中国不会亡！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……四面都是炮火，四面都是豺狼，宁愿死，不退让，宁愿死，不投降！”当年，一首《八百壮士歌》在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民中传唱。激昂的曲调穿越历史烟云，在茫茫江面上回响。

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，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。尽管军事失利，但这场战役粉碎了日本侵略者“三个月内灭亡中国”的狂妄迷梦，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、文教人员向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，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。

“人人抱着为国战死之决心，冲锋时不是剪断铁丝网，而是扑在铁丝网上，以让后来的踏在先冲上来的战友身上越入敌阵……”淞沪会战老兵陈凯荣的回忆令人泪目。

从这处压抑的环境出来，登上纪念馆的一处塔顶。放眼望去，吴淞口一览无余，不尽长江天际流，近处是上海宝山邮轮码头，远处是长兴岛上的江南造船厂，还能依稀看见高楼林立的浦东陆家嘴。

85年过去，脚下大地早已换了人间……（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肖春飞、吴振东、潘旭）

来源：新华每日电讯